

川流

聖言中學校友會

通訊地址：九龍藍田安田街十一號聖言中學（轉校友會）

網址：www.singyin.edu.hk

第八期 2005年10日

零、編輯之言

林佑叡 03

各位聖言師兄弟久違了的《川流》，在萬眾期待下，此刻又再跟大家見面了！或者，大家會以為《川流》*又再*停刊的原因，是負責出版《川流》的那傳奇組織「聖言中學校友會」的辦事不力。然而若各位有如此想法，就真是天大的誤會了！

其實在這段日子裡，校友會只是在韜光養晦，潛伏於九地之下，靜待時機。現在悉逢母校創立三十五周年慶典，就在這關鍵性的一刻，校友會毅然決定重出江湖，再創一番轟轟烈烈的事蹟！

率先打響頭砲的，就是《川流》！



在此先說些題外話。

卻說區區在下，當然跟大家一樣，是聖言這大家庭的一份子，乃2003年的會考畢業生。在這個暑假裡，於我每天虛度光陰、百無聊賴、頹廢至極之時，突然收到電召，旦夕間竟然被委以重任，成為《川流》的「主編」。

這於我身上的戲劇性轉變，用「晴天霹靂」來形容也毫不為過！



但是，其實在下還是個乳臭未乾的黃毛小子，既才疏學淺，且識見有限，根本不足以當此大任。但由於前任主編翟師兄的公務實在太過繁忙，加上校友會亦想吸納些新血「入會」幫手，種種機緣下，便找了在下。

說句心底話，能夠幫手搞搞《川流》，為校友會略盡綿力，我實在非常感到開心。這倒並非甚麼冠冕堂皇的說話，我只是不想自己對母校的感情，在畢業後被無情的時光逐分逐分地帶走。藉著為校友會出力，我希望，亦相信，我對聖言的濃情，會有增無減！

然而與此同時，我也感到有點惶恐。蠻擔心自己做得不夠好，也怕眾位師兄弟看得不滿意，更怕辜負了校友會內將我委以重任的李沛強老師。（嘿！現在僭越地叫聲「大師兄」還可以。）

雖然任務不易，不過大丈夫既然承擔了，自然要全力以赴。為了校友會，為了《川流》，更為了聖言，在下自當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題外話到此為止。

不過與其說是「題外話」，倒不如說是我沒話找話來說的「廢話」，希望各位不要才開始就給悶壞。要不然，在下的罪可大得滔天！

不過，是題外話又好，是廢話又好，總之我的「開場白吹水」時間都到此為止了。接下來讓我略略為大家介紹本期川流的精采內容吧。

只要在此之前都看過《川流》的師兄弟，都不難知道《川流》大致上是包括兩類型的文章。



第一類就是介紹聖言近況的文字，這些文章可以讓各位離開聖言已久的大師兄們得知一些關於聖言近期發生的大事。

第二類的文章就是一些師兄，或是跟聖言關係密切的人物，一展風流文采。投稿的類型繁多，既有深情小寫，也有客觀評論等等。

（編者按：內容的第一波，就是剛才已經提及過的，由李沛強大師兄舞動鋼筆而來的嘔心瀝血之作。

在此我必須先吐吐苦水，眾所周知李師兄乃豪邁不羈之輩，其字體亦然。當日交給我的初稿實在是「龍飛鳳舞」，讀下去直如置身「兵荒馬亂」的時代中。在下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左揣右摩，前推後敲，才勉強能將之打進電腦檔案裡。此間辛酸，實非外人道也！)

一、 大師兄語錄

李沛強 74

甲、 道歉

《川流》已有來兩年多沒有出版了。首先代表「校友會」向各校友道歉。

在這段日子裏，有不少聖言仔，甚至老師問：為何不出《川流》？標準答案（亦是實情）是校友會的幹事實是在太太太忙。翻查1997年2月（第一期）的川流，當時校友會的骨幹手足：

翟瑞恆（88）：當時還未結婚，現已是二女之父。

陳文輝（85）：亦多添兩個化骨龍。

梁偉忠（75）：工餘縱情山水，忙得不可開交。

梁健光（92）及翁烈鴻（92）：已成為「老襯」。

在2003年9月第七期的《川流》，我們曾承諾每三個月出版一次《川流》。但事與願違，幸好現在覓得新主編，第八期《川流》才能在2005年10月順利出版。



乙、 新主編簡介

此君是林佑觀（03），芳齡不過20，就讀於中大醫科2年，讀書成績十分普通。會考成績只取得8A（只考8科），透過拔尖計劃入讀中大。

本人邀請林師弟出任《川流》主編，因聽聞他在醫學院十分苦悶，出了兩成功力，已取得Top20%成績，因此本人將他推薦給校友會，希望引導他返回正途，做一些有益於校友、母校，以致香港的事。

林師弟乃性情中人，二話不說便答應。在校友會另外三個骨幹（翟瑞恆（8

8) 何佑生(75)和李俊文(95)及永遠顧問(劉老)超過兩個半小時的面試後,翟主席一錘定音,決定接受林師弟由第八期開始,出任《川流》主編,以後《川流》內容如有冒犯,追討賠償,請找此君。(在此鳴謝當晚奧海城聯邦酒樓借出場地作面試之用。)

本人在聖言教了25年,見盡學生無數,中英文俱佳者,不乏有人。但林師弟不但行文暢順有力,更古靈精怪,所以他必能接替翟瑞恆作為《川流》主編。他倆可堪稱聖言的「玄冥二老」。請大家猜一下哪一個「好酒」,哪一個「好色」!

丙、 人物變化

2003年9月至今,聖言多了7位新老師。請大家不要誤會,增聘7位新老師的原因並非有7位舊老師離開。真正的原因是因為聖言多了兩班理科班(F.6 & F.7),故需要更多的老師。

此外,我們十分敬愛的鄭吳寶瑜老師(鄭太)於2005年3月因病離開人世。

鄭太於1991年開始任教於聖言,主要教授中一至中三數學及綜合科學科。所有給她教過的學生,都會給她課堂內外的表現所感動。她授課盡責,關心學生。聖言失去了一個像她這樣的仁師,委實可惜。鄭太在2003年12月已經得悉患癌,與病魔搏鬥了1年多,期間她仍然表現對生命積極,沒有半點放棄之心,令人值得學習。學校在本年3月22日下午為鄭太舉辦追思彌撒,有超過400人(包括很多已畢業的校友)參加,場面感人。我在此期盼鄭太在天得享安息。

丁、 聖言大變身

如果眾校友在七月中的開放日回校參觀,必會發覺聖言在這二三年有很大的改變。首先在乒乓波?那邊多了一個健身室,室內麻雀雖小,五臟俱全。在籃球場的旁邊,建了一個攀石牆,歡迎回校向郭校長挑戰(但請提早一年預約)。最後學校剛在暑假應教統局邀請,在球場豎了三支旗桿,在特別的日子裡,分別懸升國旗、特區區旗及聖言校旗。

如本人估計沒錯,過多一兩年聖言應作大裝修(照理十年一次)。大約十年前,聖言換上了新粧,當時《川流》用「姣婆藍」形容她。但講真,看慣了又幾養眼,算我大膽在此代學校講,誰人慨捐80萬給聖言作發展基金(等如李嘉誠捐給聖保羅男女中學的1%),我想郭校長會以下次聖言大裝修時的「上色權」作為回饋!有興趣者請電23496281找郭校長。

戊、 聖言成績表

自古有云「創業難,守業更難」,但在這風雨飄移的日子,聖言的成績,仍保持以往的優勢。

2005年成績:

- 中一派位仍然維持 1 0 0 % 第一組別學生
- 超過 9 0 % 高考學生考獲大學入學資格，而超過 4 5 % 具優良成績
- 超過 9 7 % 學生會考 6 科以上合格
- 有 7 4.6 % 會考學生 (1 4 7 人) 考獲 1 4 分或以上
- 大部份會考科目超過 5 0 % 學生考獲優良
- 更值一提，會考中英數三科主要科目分別有很好的成績：
- # 中文：9 6 % 合格及 3 5.5 % 優良
- # 英文：1 0 0 % 合格
- # 數學：1 0 0 % 合格及 7 8.2 % 優良
- # 今年入讀預科的最低積分點為 1 8 分 (理) 及 1 6 分 (文)



註：入讀理科班成績頗低於 2 0 0 0 年 (見《川流》第 5 期)。因那時只有一班理科。2 0 0 3 年開始有兩班理科。但不要忘記，1 8 分等同會考有 6 科 C 級成績，俗稱有 6 個 Credits。

己、揚威校外

如校友有留意這兩年的新聞，必會知道聖言學生在香港物理奧林匹克比賽、泛珠三角物理奧林匹克比賽，以至世界奧林匹克比賽均獲得不少殊榮。見下表。



香港物理奧林匹克比賽：

	一等獎	二等獎	三等獎
0 4	張仕 (科大物理科二年級) * 徐樂文、張嘉禧 (科大物理科一年級)	陳俊傑 (聖言中七)	黃運強 (聖言中七)
0 5	* 李德文 (聖言中六)	何鴻儒 (聖言中六)	石啟璋 (聖言中六)

* 李德文的父親李適禧亦是聖言舊生 (7 4 , 與本人同班) , 曾任香港及台灣多間發電廠工程師。

* 徐樂文亦同時獲得 2 0 0 5 年泛珠三角物理奧林匹克亞軍 (詳情見附件)

世界物理奧林匹克比賽：

	金獎	銀獎	銅獎
0 4			張仕
0 5	徐樂文	張嘉禧	

聖言同學在校外，以至世界的物理奧林匹克舞台上大放光芒，除了他們本身付出了很大的努力，還有賴聖言的各位物理老師的悉心教導。聖言現職的物理老

師包括余卓勳老師（82）、翁烈鴻老師（93），及單家輝老師。

其實聖言在其他校外比賽，也獲得很好的成績。如問答隊、足球、乒乓球、籃球及羽毛球等等。詳情請入聖言網頁。（<http://www.singyin.edu.hk/>）

庚、 聚餐

校友會鐵定於2005年12月30日（星期五）晚於佐敦龍堡國際賓館宴會廳（筵開50席）舉行35周年重聚晚餐（Reunion Dinner）。當晚會邀請校監、校長及聖言所有現職老師出席，亦會邀請已離職的老師出席。我們更積極邀請創校校長甘伯德神父（南非）及前任校長黃慧賢女士（澳洲）回港。我想眾老校友必然很期待是次晚宴吧！（詳情見內附報名表。）



（編者按：在下以無德無能之身，接任了翟師兄之任，然而翟師兄雖然卸下重擔，但一顆熾熱的心還是緊緊地繫在母校上，為此期《川流》再展獨步文壇的風流文筆，以下就是翟師兄字字入木三分之作！）

二、 前任過棄主編遺下之言

翟瑞恆 8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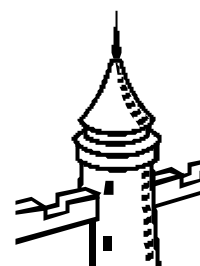
「川流」沉寂了好一陣子，如今重臨，委實歡喜。

因為「川流」重見天日，兼找到了新的安身立命之所。盼望依附在聖言網頁內，「川流」會一如其名，繼續不息地流傳著。

解構「川流」

假如您首次接觸這份會訊，或會對其命名感到興趣。雖沒有「李嘉誠」的震撼，迷信的大概也會來一聲「大吉利市」：「穿溜」有甚麼好呢？

解讀一：「川」，從安田街巴士站仰望曾屬藍田最高地標的聖言的正面形態，不是帶有「川」的意境嗎？從外到內，以操場為中心點，不知曾有多少聖言仔依偎在籃球場上的圍欄旁遠眺鄰校，陶醉得「流」著口水。為記念此一成為歷史的景象（鄰校已加建了一道儼如護城牆般牢不可破的新翼，昔日之通透感已不復現），來個「內外兼修」，以此為名。



解讀二：會訊以此為名，實取其「川流不息」之意，儘管「川流」也曾因我的疏懶而致「乾涸」。

百感交集

三十五個年頭了，不獨是聖言，而是我與她的同步成長，也不知白了多少少年頭，而君不見郭弼校長及胡禮康老師三十年如一日？身段只有些微改變，但樣貌始終如一，豈能不感慨呢！

紮根於屋？名校的基礎，聖言於各方面的突破又在近年有了長足的進展。學術表現以外，兼備了「多元智能」(Multiple Intelligence)，照顧了學弟的全人發展，文武俱備。優化了了的校園，多了冷氣多了風扇，委實舒適了不少；而隨著家長教師會的創立，更促進了家長與學校的溝通與交流。這種種進步，豈不教人感動？若硬要挑剔，僅可以預科全「齋」宴，或會深化陰陽失調為不足。也好，迫使眾學弟擴？視野，孰不知天外有天，林外有林。而歷史也可成為包袱，就是那「深厚的根基」，？奪了校園加建的空間，在供不應求下，唯有思索遷校。

十年人事，滄海桑田。郭弼校長、徐彼得及馬陳翠堅副校長，組成了第三代領導班子，合拍得連巴西的3R也望塵莫及。開國元老現僅餘Miss Tong，而其他如Pannu、鄧Sir及老劉則已相繼退役，甯當孺子牛。林松芳副校、馬宛愚老師的安詳離去，也不知令多少聖言仔灑下男兒淚。

人生就是如此，悲喜交織著的才能塑造出立體的生命，卻又把不同時光的人和事，一一聚焦在聖言上。

悲劇，英雄

(一)

他，來自驍勇善戰之師，同期的只有劉百成可以相提並論。不拿槍時執教鞭，確實鞭鞭有力。

他，十分打得，當訓導主任時，尤以打不傷但嚇得？的「兜心窩」聞名。

他，又十分「吹」得，橫著眉、冷著臉，把中國歷史鍊成棟篤笑，笑古笑今，抵死之處，是你笑他不笑。

他，是與索夫齊名的鋼門，把起關來，來來去去，儼如真人版林原三，穿過大小龍門的蝦碌場面，從不出現。

他，夙夜憂勤，為著莘莘學子，夜裡點著五火燈炮，趕製筆記，卻是筆走龍蛇，字字千金。

他是老劉，聖言的神話人物。對教育的熱愛，對學子的關懷，對人情的投入，令人五體投地。他退了下來，是學弟的損失。他在課堂上的講演，還令無數校友津津回味。

他畢竟係人，病時會呱呱叫，風濕、氣頂（結）、手指發麻、莫明怪病，常常困擾著他。近月，他曾三度進出醫院。不停的吃藥，令他沮喪不已。人老了，總會有點長期病患才與身份相稱；病來時，老人成嫩仔，是撒嬌的時候。不過我們這位可敬的師長，已把所有青春無條件的獻給我與你，在人生的黃金歲月中沒有成家立室。刻下沒有妻兒可撒嬌，退休後的生活枯燥，只是早上耍耍太極，行行晨運。病起來時也倒像小孩，立體得像沙翁的「悲劇英雄」，又或是用後現代的述語可形容為「神話破滅」。

一個五分鐘的電話，一句簡單的問候，也會教老劉開懷。跟老劉相熟的，從沒有聽過他埋怨學生沒有慰問。但他視學生如親兒，卻是不容爭議的事實。如果你也有同感，不妨抽點時間，致電鼓勵這位被疾病纏繞得沮喪不堪的退役師長，回贈早於學生時代所領受的溫暖，令他感到「老而不朽」。

(二)

聖言開山師祖為誰？來自北愛爾蘭的聖言會傳教士甘百德神父（Hugo



Patrick Canavan) ? 唔....., 對, 卻非全對。沒有耶穌, 那有神父? 沒有神父這個身份, 又豈有甘神父校長兼校監? 1970 年他隻身來港, 帶著興建聖言的資本 (有傳一百萬), 不知建築為何物卻要參與兼監督聖言的興建。最後, 雖然建成橫? 藍田山? 的校舍, 卻又被無良商人欺詐, 以致偌大的禮堂長久以來不能承受過多 (人數上的) 負荷。



十二年前他退下火線, 並再隻身遠赴澳洲, 為的是還個心願: 當一個牧者而不再是校長。環境的變異、受眾的態度, 令破釜尋舟退出聖言會的甘神父又要另覓理想地。南非伊利沙伯港 (Port Elizabeth) 最終讓他做回一個神職人員, 每天講道、主持彌撒, 到醫院、家裡安慰有需要的人, 為最小的人獻出熱忱。對一個視香港如半個家的老人家而言, 南非可不是個天堂: 種族歧視、部落間的仇殺、高失業率、犯罪率、愛滋病....., 在在教這位七十有幾的白種外國香港人難受。縱然如此, 憑藉他過人的轉變管理能力, 一待那裡就差不多十個年頭。

2005 年 8 月 31 日, 甘神父要退休了! 先回到祖家北愛爾蘭, 作詳細的身體檢查, 然後再考慮回南非當半職司鐸。其實在離港之時, 他早已患上皮膚癌; 而離開南非時, 他又帶著高血壓、睡眠窒息症及血含氧量偏低等問題; 回到祖家, 他又怕自己適應了三十多年暖和的日子, 熬不過那裡漫天風雪的季節。那不如回港長住好了, 惜又未有隨九七回歸而入籍香港, 僅能以遊客身份過境, 一切社會福利欠奉。由於不知能否再搭乘長途機, 他亦未能肯定可否回港與我們共慶聖言三十五周年校慶, 並出席聚餐。

甘神父, 一個殖民地的「流放英雄」, 足跡遍踏香港、澳洲及南非等殖民地, 為弱小的群眾作出奉獻, 按照他所信仰的天主的差遣, 跨洲渡洋, 服務跟他膚色不一樣、言語不一樣、文化不一樣的人。到最後, 他還是被「流放」: 生活了大半生的香港只給他一個「過客」位置, 寒冷的祖家也許令他無法適應而要離開, 南非的社會排斥及渾鈍令他意志消磨, 可見這一切對其文化身份的衝擊是何其巨大呀! 想不到 1949 年後的流放現象, 同樣出現在甘神父身上。

儘管甘神父仍舊要面對「邊緣化」的境況, 我們還是為他默默禱告, 讓他有健康的體魄, 跟我們一起分享 12 月 30 日三十五周年聚餐的歡樂。

為何英雄都屬悲劇人物!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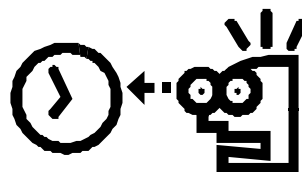
三、 深情小寫

甲、 「時間」、「真相」

梁七五 75

「時間過得真快!」

印象中第一次思索這句話的含意, 是在我還沒有成家立室的時候, 偶爾聽到母親說的。我當時對母親的有感而發, 並沒有共鳴。到了現在, 我真正的感受到這句話背後所表達出對時光飛逝的無奈 因為今年已是聖言中學



建校三十五週年了；亦即是說，我梁七五和一眾同期畢業的校友一樣，已年近半百，離退休及「生果金」之期不遠矣！由一九七零年入讀中一的小伙子到現在快將成為香港 Senior Citizen 的過程，彷彿似是？？一瞬間，時間過得真快！

自從上次母校三十週年的校友聚餐後，已經很想再在「川流」投稿，寫點什麼的，給在各行各業打拼的師兄弟們打打氣，因為當時正值亞洲金融風暴及經濟轉型的後遺症陸續浮現，如裁員減薪、失業、負資產甚至破產等等。無奈當時的「川流」老編翟八八師弟，對本人頗有成見，認為本人非但文筆平庸，且還帶粗鄙（這是因為他誤以為刊登在「川流」第三期尋人角（回應篇）一文是出自本人手筆，其實真主乃黃英添（75）），於是為了達到不給與本人任何在「川流」發表的機會，寧可將「川流」停刊，一停便是數年。直到最近，為了商討籌備三十五週年校友聚餐活動一事，召集了各師兄弟開會時，弄清了事實真相後，才決定再次編刊「川流」。

如今事過境遷，經濟復蘇，港人對前景的信心及消費意慾都在增加，對於我們一班籌備慶祝母校建校三十五週年聚餐活動的師兄弟來說，可算是一個天賜良機吧！因為再不用擔心因經濟不景，活動缺乏支持而虧本呢！

乙、 In Pursuit of A Better Tomorrow

Ho Kwong Cheong Peter, FHKIoD
Graduate 1975

（編者按：以下篇章之英文甚為深奧，各位師兄如有需要，可回聖言找馬陳翠堅副校長尋求協助。馬太必定非常樂意為眾師兄解決難題！）

...Once upon a time, there was a boy by the nickname of Ah Cheong who got admission to the brand new Sing Yin Secondary School at the age of twelve in 1970. In reminiscence, those five years of school were indeed the most memorable timelines in the boy's life. La dee dah, la dee dah, Ah Cheong is me. This is Ho Kwong Cheong Peter, a Sing Yin Old Boy who never stops talking about love and passion.

My teenage years were full of beautiful memories. From burning the midnight oil to having fun in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from looking at the blackboard to having glimpses at female peers with cheers from the Girl's School across the street, from debating fiercely with teachers to delivering turbo-charged speeches in school contests, from being a small little Form One kid to becoming a grown up Form Five graduate, those five years experience was absolutely great wonders in life. Just love it!!

Life is always full of surprises. I left Hong Kong where I was born and landed in Toronto, Canada at the age of nineteen. New land, new opportunities, new university life and new chapter in the western world. Thereafter, work hard and play hard. Just to clarify, when I say play hard, I actually mean I play with photography. Imaging has always been something so serious and so much fun in my life since age thirteen. Just love it!!

Time flies and fast forward. In a hot mid-summer 1999, as a forty-two years

old hard working nut and veteran wealth advisor in North America's securities industry, I was invited to drop by the heart of the "Big Apple" New York, New York and chat with the chairman of the world's largest financial services and investment banking powerhouse. Having done the right thing in the right place at the right time, I cheerfully accepted a generous offer to assume duties and responsibilities as a high ranked officer of that world class enterprise, which was ranked amongst Fortune 500's Most Admired Corporations to work for. Bingo, I was absolutely thrilled and excited about this great career advancement in the roaring nineties.

Time flies and fast forward again. On September 11, 2001, the tragic incident at the World Trade Center shook the world. Many people lost their lives. Far too many lost their soul. I was one of those thousands of people who cried so desperately and helplessly for two long weeks as I often went to the financial core of New York City.

My life and vision after 9/11 practically changed. All of a sudden, I awoke to the reality that life could be so short or so fragile. I looked at myself as a dedicated financial consultant and wealth advisor. I built a successful and lucrative financial franchise and a professional practice in North America. I had a happy family with a boy and a girl, so to speak a balanced portfolio. No regret. However, I discovered a spiritual vacuum in my restless life, i.e. I hadn't been able to touch and nurture my ROOTS. Perhaps, that's called mid-age crisis. I was sucked into a black hole of big question marks and dilemmas. I kept thinking about "What's Next" and "What'd I Do To Make Life Even More Meaningful And Fulfilling"?

Time flies again. Here I'm in a hot mid-summer 2005. I've chosen to relocate back to my motherland Hong Kong where I was born forty-seven years ago. I looked out from my highrise apartment in Tung Chung and kept seeing the airplanes landing and leaving the International Airport. The world's getting smaller and smaller, eh? Here Ah Cheong has arrived in better shape.

From Ground Zero to kickstarting a brand new venture and new life in Hong Kong, I'm standing up strong and determined in Chinese soil, and have established a Hong Kong based Independent Financial Advisory operation, which is in affiliation with a multinational. It is also a corporate member of the Institute of Financial Planners of Hong Kong, the Beacon of Hong Kong's financial planning profession.

Looking forward, I perceive life and soul as a never ending journey. I'm cheerfully back to the Pearl of the Orient, and delighted to wake up every morning with a mission to helping people in tackling their corporate and personal finance, and reaching their goals.

For a Hong Kong born Chinese who has been away from the motherland for almost two-thirds of my life, my present feelings are mixed with positive challenges, soul searching and passion. It's a great wonder to developing a professional consulting practice to helping people in reaching their life goals; while at the same time, having the luxury and great opportunity to re-discover my ROOTS in a vibrant cosmopolitan city where seven million people live and work hard altogether to help build a better tomorrow.

Year 2005 is a new milestone in my life. From here to eternity, let's pray to God: Good Health, Great Mission and Great Happiness In Life.

To the skies above, to the earth beneath my feet, all things that bind together and make up the person that I call me. I treasure this new mission in working towards a better tomorrow for everyone. All the best and cheers!!

* Any experience you'd like to share with me, please contact me at: (852) 2151 2501 kwongcheong.ho@hkgwealth.com.h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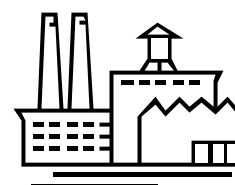
丙、何師兄的話

何佑生 75

「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用來比喻今日的聖言，實在不為過。今年已步入三十五歲的母校，實實在在培養了今日各行各業不少的精英，身為校友會幹事的我，對於這一份榮耀，又豈能不喜上眉梢。

回顧七十年代初期，就讀聖言的我，渾渾噩噩的度過中學的階段，在當時僧多粥少的情況下，要踏上大學的門檻，就好比「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

在當時一般工字不出頭的社會環境中，我都抱著一份戰戰兢兢的心情，全情投入工廠的朝八晚六的生涯。好運的好，在當時碰到一位鄰班的校友，在他的引領下，一同渡過了四年辛勤不斷的工業製作，終於於八十年代初，與其中一些摯友，也有一部分是聖言的同窗，開設了自己的工廠。



眾志成城，工廠總算與聖言一起成長，今年也剛好滿廿五週歲，在國內也養活了來自五湖四海的幾百個家庭。在一個就讀於文科班的書生來看，工業就是拉不上關係，但中文科的劉老師曾經說過一句話是「時代考驗青年，青年創造時代」永遠牢記在我心中，也能印證一句古今格言，「只要有恆心，鐵柱磨成針」的道理。

聖言的顯赫名聲，在東九龍的校網中，都是家長趨之若鶩的夢想，能有今日的成就，都是老師鑿而不捨的教誨，師弟們不斷努力的成果。身為聖言的一份子，「雖不能建設社會，也應不成為社會的負累。」這也是我不斷勸勉兩個正在聖言學習的兒子的口邊話。

在校友會過去幾年的工作，實在未有任何建樹，但有用得著的地方，定必傾力以赴。腦海中常想到一句說話。「一日為師，終身為父。」兒子又豈能忘記父親的栽培呢？六千多個校友，每人願出一分力，聖言必定會更上一層樓。願聖言能早日達到一個極大的心願，就是建設新校舍的計畫可以落實，為社會做就更多的人才。

* * * *

(編者按：之前李沛強師兄已經提及過，在這兩年聖言的物理已經打出名堂，再非昔日吳下阿蒙。不但在香港內成為領頭羊之一，更在高手雲集的世界比賽上展露頭角，綻放光芒！以下分別是翁烈鴻老師及世界奧林匹克比賽金獎得主徐樂文同學的一些心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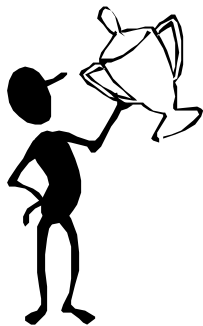
四、 聖言物理 踏上世界舞台！

甲、 聖言中學物理人才輩出

翁烈鴻 9 2

在國際物理奧林匹克的參賽地區中，香港可說是一個「新秀」地區。2004年香港才首次派出學生參加，今年2005年是第二次。香港這兩年的表現都非常出色，值得一提的是，這兩年的香港代表中都有我們聖言中學的學生。

2004年7月我校舊生(當時的中六生)張仕出赴南韓，為香港獲得一個銅獎。要成為香港的代表一點也不容易。早在2003年5月，張仕就參加了香港物理奧林匹克，成績雖不太出眾，總算能獲得參加接受培訓和挑選的機會。作為他的班主任和物理科老師，我當然鼓勵他努力應付，起初也不抱太大期望。但後來我發覺這學生領悟力奇高，學習態度認真勤懇，解難題時亦很有獨到想法，若再加把勁，入選未必無望，我便把我封塵已久的大學物理書借給他看。隨後數個月，張仕的成績可說是一日千里，不單能擠身至全港五名內，獲選為港隊，更在國際級水平的賽事獲得佳績，令人振奮。



2005年的香港代表徐樂文亦是聖言學生。徐樂文早在04年香港物理奧林匹克就一鳴驚人，當時還是中五學生的徐樂文，竟在賽事中擊敗所有中六同學，勇奪全場冠軍。在往後的培訓及選拔中更一直保持名列前茅，可謂一枝獨秀。最後，徐樂文以最佳成績入選港隊，更為香港奪得一個金獎。據悉，徐樂文自學能力非常強，中六已能把一本大學二年程度的電磁學書看懂大半，其天資之高可想而知。

除了以上兩位物理人才之外，聖言多年來亦有不少出色學生選讀物理，首先要數的當然是周海峰博士了。其後取得物理學博士學位的，根據李沛強大師兄和本人的非正式統計，至少也有十人。可見聖言真是一個盛產物理人傑的靈地。

(周海峰博士現為香港大學物理系助理教授)



乙、 徐樂文同學的話

徐樂文 0 4

(編者按：接下來是出自徐樂文同學的手筆，又是一篇高水準的英文文章，可見徐同學乃文理雙修之輩。小編我實在佩服佩服！)

In July, 2005, after countless trials, enduring a whole year of intensive training, I was honored to have the privilege of participating in an annual academic event, the 36th International Physics Olympiad, which I consider as a priceless jewel of my memory.

The past year was a year of endless work for me. Every two Saturdays at HKUST, we had training sessions with lecture in the morning and tutorials in the afternoon. In the training programme, we were taught university physics by professors

from physics department at UST. The scope of teaching was broad and was taught with depth. While we were all amazed by the wholeness and the beauty of the physical pictures shown before us, we had to work very hard not only to keep up with the training, but also our usual school work. Under rounds and rounds of screening tests, many of our talented classmates were screened out; many more gave up their chance to enter the next phase. At phase 1 which began in July, 2004, there were over 60 of us in the class. 9 remained at phase 3 in May 2005. I was one of the 5 students who managed to join the Hong Kong Team. The training was a long race, of which result is determined by will power and endurance. Very demanding it was, and it turned out to be no less rewarding.

After a whole day of travelling, I arrived at Salamanca, Spain, the host country of this year's IPhO. I was amazed to find out that nothing there was the same as in Hong Kong. The sky was crystal clear, with no tall buildings to block the view. The air was very dry, and the blazing sun baked the ground to a mid-day temperature of 40°C. Interestingly I had never felt hot, thanks to the cool, soothing inland wind. I met many people from foreign countries, many of whom I am ashamed to say I was not aware of. They were of different skin colours, their facial features were totally new to me, some with a long, straight nose, others with blonde, silky hair. Everything was so new that I even wondered if the plane landed on the wrong planet. I felt as if I were a child exploring the world around me all over again.

We were generously given everything we needed from the University of Salamanca. We had a room for lodging and studying, three meals a day (which, however, were not very nice), and a guide who spoke Mandarin. Just before the day of the Theoretical Examination (I do not like that term very much, examinations are very different from competitions), we were kindly invited to a city tour. I learnt that Salamanca meant "Golden City" in Spanish. It is true that the whole city is literally golden in colour, because iron exists in the stones, which were used to make bricks, with which they built everything. As Salamanca is such an old city, iron was oxidized over time and everything in sight was in yellowish-red. Many of the buildings we visited were over a hundred years old. The guide kept talking about the age and the architectural style of the building, be it Gothic, Roman, Baroque or something like that. I did not quite understand what she meant, but I think the buildings were all very gigantic and magnificent, with their own unique beauty.

The amazement at all the wonderful things somehow distracted me from the fact that the theoretical exam for which I had been preparing for so long was at the doorstep. Sudden fear overcame me in the night before the exam. I fought very hard to remain calm and concentrated, and I kept telling myself that it didn't matter if I got a medal or not. Finally, on the following day, with a slightly trembling hand and a sweaty forehead, I managed to complete all three questions in a satisfactory manner after a 5-hour long struggle. It was lucky that the questions were not very difficult. It was such a relief when I got back to the Oviedo College and had a well-earned rest. On the following day we visited a distant village called La Alberca, which was like the Shire in Lord of the Rings to me. It was a modest little village with its inhabitants living peacefully with plenty of time to slack. Laziness is not uncommon in Spain, everything on the schedule was delayed for at least half an hour. After a bumpy ride (which did not efficiently shake off our fatigue) back to the college, we prepared for the next day's experimental exam.

The exam ran smoothly and ended in a deafening applause. All exams were over, and I thought I could hope for a medal. During the following days we had more visits. I talked with many foreigners and realized the usefulness of English. I met the teams from Greece, Thailand, Malaysia, China, Germany, Georgia and many others. Everyone was telling others about his own country. The atmosphere was very friendly. It inspired me with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Physics Olympiad. People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people so different in terms of race and nationality, yet they were so similar, all were united by a single goal, which was to understand nature. The realization of human nature of curiosity and the desire to apprehend made me proud of being a human. I felt wholeness when I considered myself a future researcher in physics, whose path I am now determined to follow. We also had many merry parties. The trip was certainly one of the happiest moments of my life.

Time passed quickly, the closing ceremony approached. I was surprised to be given a Gold medal. That's unbelievable! On that night we went shopping for souvenirs and returned with a pile of loot. On the following day our departure was scheduled. Unwillingly I left and returned to Hong Kong one day after. The trip was over.

During the year, I worked so hard and now I earned so much. I would treasure the memory of every moment I had in Spain.

四、 附錄

星島日報 2005-02-08 泛珠三角物理奧賽港生奪亞

被視為七月國際物理奧林匹克大賽前哨戰的第一屆泛珠三角物理奧林匹克競賽，二十六名香港物理尖子迎戰近一百五十名內地尖子，結果奪取十六個獎項，勇奪一等獎的中六尖子是聖言中學的徐樂文，僅以一分之差，名列全場第二名，成績媲美去年國際物理奧林匹克大賽的金獎得主。

國際賽前哨戰

二十六名教育統籌局《特別資優學生培育支援計畫》的物理尖子，出戰由香港物理奧林匹克委員會與中國教育學會物理教學專業委員會主辦的「第一屆泛珠三角物理奧林匹克競賽」，與一百四十八名來自內地九省重點中學的物理精英一較高下。港生表現卓越，奪取十六個獎項，包括五個一等獎、一個二等獎及十個三等獎。其中聖言中學徐樂文表現突出，總成績位列全場第二名。

科技大學物理系教授吳大琪說，港生去年首次參加國際物理奧林匹克大賽，勇奪金銀銅獎，吸引內地學校注意，邀請合辦「泛珠三角物理奧林匹克競賽」，切磋技術，作為七月在西班牙舉行的國際物理奧林匹克大賽的中期試。

一分之微僅敗

據吳大琪觀察，港生表現較靈活，內地生較重操練，總括而言，港生在中期試的表現較去年平均，特別點名稱讚徐樂文，「他的表現特別突出，只比全場第一名的湖南師大附中學生低一分，可媲美去年金銀銅獎得主。」他說，中期試只考部分理論，未來幾個月要訓練實驗技巧，能否奪金要視乎實驗表現。

被點名稱讚的徐樂文，上周接獲同學通知，成為全場第二名，「簡直不相信，完全無想過有此成績。」他說，試題難度好高，部分題目毫無頭緒，只憑常識「撞」出答案。通過中

期試，有機會代表香港出征國際比賽，令這名六優中六尖子倍感壓力，「我估計有一半機會奪獎，去年(香港)成績太好，自己信心不大。」

自小對數理充滿興趣，徐樂文視楊振寧為偶像，「他取得諾貝爾獎，很叻。現在年紀那麼大，仍積極培訓物理學生，很值得佩服。」他說，會參加大學拔尖計畫，主修數學或物理，有機會希望出國升學。

* * * *

五、尾聲

編者按：

十年逢一潤的《川流》終於到了尾聲。

自從校友會找了小弟這個苦命人後，骨幹李沛強師兄跨下血盤海口，聲言今後《川流》每三個月定期出版一次。

唉，可憐的我呀！但為了保住李師兄的顏面信譽，小弟只好「頂硬上」，務求做到「百日一川流」！

如無意外，三個月後再跟大家見面！

完